

山的呼吸

□ 任伟韬

东方蒙蒙亮，天光仍凝在靛青与蟹壳灰的调色盘里。林区二班组护林员老许的颧骨凸起，像块儿被风削尖的玄武岩。他静静地等待着下一班的到来。

拦河坝周遭的山脊开始渗出瓷青，晨晖却仍在针叶与阔叶的博弈中犹豫。松林率先承接了天赐的金粉，每根松针都成了淬火的银丝，而山榆树下的蕨类仍蜷缩在靛蓝阴影里。

天穹尚未撕开暗蓝的封印，雾已在山坳里酿了整夜的酒。我跟着苏队长绕过铁丝网时，山雾正舔舐着他褪色的迷彩服，那些磨白的褶皱里还嵌着去年秋天的松针。我踩过积年的松针地毯，是足音惊动某片栎树叶背的尺蠖，它僵直成枯枝状，却让整株灌木都摇摇颤动。这片塞外山地最葱郁的肺叶，连呼吸都带着激动的韵律。

踩着防火队员新修的土质阶梯，山的轮廓逐渐清晰，混交林从第一道山坳开始奔涌。野杏树的骨朵在枝头攒成粉白的浪，撞碎在油松深沉的墨绿里。

走走停停，很快，来到二班组所在的“鸭嘴口”。这里是个风口，从三面御道而来的风，夹杂着各类植物的种子和微生物从这里向北跨越而过，掠过官厅湖六号桥的栏杆，洒落在布满沟壑的湖畔。垂直节理发育的沙黄土地，很容易在骤雨的驱赶下迅速溶解矿物、崩解土体，留下一道道难看的伤痕。

当然，这里也是观赏官厅湖的绝妙之地。官厅林场的赛场长、佳静、小田从另一个路口上山来。佳静递来望远镜时，我瞥见她指甲缝里的青苔。这两个林学系的女孩总爱蹲在腐殖土里翻找菌丝，说那是大山的毛细血管。我借着望远镜的帮助，更能看清薄雾清濛的湖水涟漪。

不知何时，旭日阳光已漫过东山顶，第一辆880路公交慢车驶过高架桥。远远望去，碧蓝色水浪的寒气正顺着沟谷攀爬，与林间蒸腾的地气在海拔300米处狭路相逢。白桦林成了银箔打造的迷宫，每道树纹都在雾气里洇出磷火般的微光。沙丘鹤的长喙刺破水面刹那，涟漪撞碎了倒悬的松影，惊起三声短促的蛙鸣。这声音仿佛撞上西边坡地的岩壁，回旋成某种秘语，惹得红翅黑鹂突然振翅，翅尖掠过树冠层时抖落一串露水，恰与丰沙铁路上的汽笛声在晨雾中相撞。

大家会合后，开始巡防山林，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南部最高的山，山上有一座铁塔。从二班组站点向南望去，似乎距离不远。老许一夜未眠，今早兴味盎然，坚持要跟大家一起上山。他和白雪冬都是林场较老的造林工人，我很喜欢与他俩结伴而行。

踏着弯弯曲曲的荒草小径向上攀行，两侧杏树仿佛被晨光点化的精灵，枝丫斜逸着探向薄雾，将深浅不定的粉白晕染在天地间。

晨雾在林间织就轻纱，将十步外的杏花笼作朦胧的粉云，近处枝头却分明可见色彩的嬗变。最顶端的蓓蕾犹带绛色，宛若少女咬破的朱砂唇；半开的花瓣已褪作妃色，褶皱里藏着夜露酿就的蜜；完全舒展的则化作羊脂玉般的素白，唯有萼筒处残留着浅绯余韵，仿佛被朝霞吻过的痕迹。

此时才惊觉杏香原是裹在晨风里的清甜，混着腐殖土蒸腾的潮气，竟似新炊的糯米糍在竹匾间氤氲的芬芳。山岚流动的方向隐约呼应着肉眼微观可见的沾着花粉的雾气，发出与人类频率不相同的私语。



AI制作:李胜男

当第一缕真正灼热的阳光刺破云层，山雾便如谢幕般倏然收卷。此刻清晰可见杏树下堆积的落英，纯白花瓣与湿润黑土构成俳句般的对照，而更高处的阔叶林刚抽出鹅黄新芽。这场浅粉色的独舞正在谢幕，正如陆游诗中深巷叫卖的杏花，灿烂总要带着易逝的惆怅，才成就了东方美学里最动人的刹那。

转眼大部队来到南山脚下，这座被数十年雨水冲刷，裸露着光滑石头的山体，无名无姓，正如平凡世界的我们。上山没有路，手扶着水泥柱打底的场界与铁丝网拉长的栅栏，沿着裸石形成的天梯一直向上走。富有年代感的界碑上的红漆斑驳如凝血。当最后一段峭壁被汗浸透，铁塔终于刺破苍穹。支架上缠满爬山虎的残枝，仿佛巨人锈蚀的肋骨间萌发着新绿。西麓的沟壑像老人皴裂的手背，东边石灰岩山体裸露出苍白的脊椎。大地在此处裂成两种时间，雨水冲刷的石山恰似垂直流淌的沙漏，沟壑交错的土丘宛如放大了形体的顽石。

坐在铁塔阴影里，我的额头流淌着一个早晨的收获。上山的路上，流连于山间的风景，一直爬得很慢，落在了后边。热情开朗的林场工人佳静不停地为我打气鼓劲，生怕迷了路。这时，冯强场长打来电话，说塞北林场的张场长已来到二班执勤点位。苏队长吆喝大家准备下山。

下山时，造林工人的背影渐渐融于骄阳的春色，他们的靴印将在一场雨后化作春笋的襁褓。我想起界碑上难以辨认的数字，想起铁塔终被藤蔓缠绕，想起无名山上每一片落叶都在进行庄严的代谢。当我们的姓名都风化成了山风中的砾石，唯有混交林还在进行永恒的呼吸，年轮里封存着所有来过又消失的温度。

□ 宋雁龄

认识庞余亮是在电视上，他作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家代表上台发言：“文学根植于生活，必将结出神奇的果实。”

庞余亮是江苏兴化人，著有散文集《小先生》《小虫子》等、儿童文学作品《小不点的大象课》《神童左右左》等，部分作品还被译介到海外。他16岁考入扬州师范学院，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，从此扎根农村，忍受寂寞，将青春和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乡村教育，一干就是15年……因为年龄小、个子小，体重只有44公斤，他被家长和孩子们称为小先生。

散文集《小先生》是庞余亮当“小先生”那些年的所思所感，篇幅都不长，却是令人感到温暖的文字，清新细腻，地气盈盈。这本书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。

说到散文，我对它一直是极为尊重的，尊重到订阅的期刊攒了好多本，都还没有认真阅读。这种尊重，我理解为正式和正经，必须端正正捧起书本去看，而不能像阅读其他书籍那样随便看。更像是面对一种美食，明明很想吃，却又舍不得吃，于是留啊留，最终不知道怎么下嘴。如此一来，散文于我，始终也是神秘的、模糊的。

庞余亮老师认为“形散神不散”的支撑就是结构，谁说不到2000字的散文没有意义？豹子有豹子的敏捷，乌龟有乌龟的耐力。只有写出来，无谓长短。

我恍然大悟。我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，短小精悍，慢煮生活，简单纯粹。看时捧腹过，惊讶过，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文章的结构。庞余亮老师却能把《葡萄月令》拆解成“五角星”！

庞余亮老师爱读书，有一间不大却堆满书的书房，原木色、一通到底的书架，每个格子竖放、横放的全是书，书桌上除了电脑，也还是书。他看自己喜欢的书，把喜欢的作家“吃”下去。他在书中寻找散文于生活的意义，通过阅读和消化，让寻找变得清醒，让语言变得有“腔调”，让笔触变得更湿润，让文字变得有温度。他用看似简单，却充满哲学的字句，展现生活中的美。他注入自己的情感，让文本真实而丰满。

我听过一些名家的写作课，庞余亮老师最没有架子，随和、健谈，平易近人。我想，不仅因为他是“小先生”，写过儿童文学，有一颗童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把文学视为自己的房间，视为自己的月光。心中有光，那就有爱，是温暖的。他认真生活，不去掩饰，自会真诚对待每一个人。

在他的笔下，没有诉苦，只有孩子们天真烂漫、富有朝气的笑容，校园里的花草树木，就连泥操场都散发着香气，那炒粉丝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，至今不能散去。一篇篇充满乡土气息的小品文，意外将我的记忆带到从前。

我回到了我的童年。

许多年过去，我的记忆变得残缺不全，成为零散的碎片，但是我重新触摸到了情感，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，珍贵的生活素材。有“小先生”笔下的金兔子，有飞呀飞的纸飞机，有跳大绳踢毽子跳房子，也有开满花的泡桐树。我也想起来，自己也曾是学校里的“编外学生”，而我记忆中的“风琴”由远及近，愈来愈清晰。

“文学根植于生活，必将结出神奇的果实”。庞余亮老师用他书房里的月亮照亮了我，我像是从他那里采撷到火种，将自己的房间点亮，从此以后，一切将变得不同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

文学是月光

春耕

程里 (作者单位: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分局)



红色皇甫山

□ 刘免明

安徽滁州山多林密，其中除了因“天下第一亭”醉翁亭而名声大噪的琅琊山，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山，比如皇甫山。

皇甫山古称曲亭山、北将军山，后因南唐大将皇甫晖在此屯兵得名。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域，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是皖东丘陵的“屋脊”，有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、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林，以“深、奇、幽、秀、野”著称，被誉为华东“西双版纳”。

早春时节，我有幸到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游览。那天，有些花草刚萌芽，飞水流瀑气象万千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信步林海内，人在画中游，春日的皇甫山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。

进了山门，沿山道拾级而上，两侧古树参天，溪水潺潺，清脆鸟鸣不绝于耳，行不多远，峰回路转，弥陀寺映入眼帘。这座寺庙占地面积不大，好像谈不上高大雄伟、气势恢宏，但绿树掩映，泉水环绕，显得古色古香，别具一格。

至于哪年建的弥陀寺，众说纷纭。不管它始建于何年，如今展现在游客面前的弥陀寺，并非当年建筑，而是1986年重建的。相传，朱元璋曾三次来弥陀寺，与他师兄悟真品茶论道，弥陀贡茶随之遐迩闻名。按说，如此历史悠久且与世无争的寺庙应

该香火不断，可它却命运多舛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竟被日本侵略者付之一炬。

弥陀寺因何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？彼时，国难当头，民不聊生。20世纪40年代，皇甫山一带是刘少奇领导的抗日游击区，弥陀寺曾作为新四军二师的野战医院，为抗日立下赫赫战功，以致引起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疯狂报复，致使毁于一旦，很多伤员浴血奋战为国捐躯。

青山埋忠骨，浩气代代传。显然，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的皇甫山，曾被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，是一片当之无愧的红色热土，更让世人永远铭记它永不褪色的底色就是红色。

如今，置身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

园，仿佛来到世外桃源。昔日的皇甫山，却是一座荒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皇甫山重获新生。数十载栉风沐雨，冬去春来，这里的人民用无比坚定的信念筑起一座绿色丰碑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说，皇甫山今天的绿水青山，是以红色为底色，传承了红色基因，赓续了红色血脉。

今日的中国，山河锦绣，国泰民安。在皇甫山长眠的那些无名烈士，与青山同在，与日月同辉，精神不朽，已经、正在且必将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励精图治振兴中华。

(作者单位: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)

□ 刘兰根

小时候，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。每年春天，我去奶奶家，都会看着那棵高过房顶的香椿树发呆。奶奶就会用长把儿的铁钩子钩下几片香椿叶，切碎后用盐和熟油拌好，不论是做一碗热汤面还是杂面疙瘩汤，都会给我撒上一层绿绿的香椿，我吃着那叫一个香！

晚年的母亲在院子里也开始种植香椿树。每到春天，我总是能吃到鲜嫩的香椿。香椿树长高后，她就再种上一棵。她说，年纪越来越大了，香椿树长得太高了，她就够不着摘了。母亲故去后，院墙根的几棵小香椿树，仍然努力地钻出一撮撮的小嫩芽儿，那些嫩芽在春风中摆动，像是母亲当年对我说:“这是今年刚钻出来的第一茬嫩芽，还没有采摘过，只等你回来吃。”

母亲手巧，擅做美食，最拿手的是擀面条。母亲做的面条细长筋道，让我百吃不厌。母亲6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身体多病，平时自己吃饭总是凑合，有时为省事就拌疙瘩吃。在我说回家时，只要说想吃母亲做的手擀面，母亲就会非常欣喜。她上午就开始和面，把面盆放在木制的茶几上，揉一会儿，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，到中午时，那面团已被揉得发亮，摸上去，热乎乎的，那是母亲的体温。母亲一定要自己擀面条，不让我帮忙，怕我弄不好。擀薄后的面饼被母

谷雨香椿满树香

亲用擀面杖一层层叠起来，然后左手轻压着面，右手持刀飞快地一刀刀切下去。小时候我最喜欢看母亲切面，眼看那刀就在手指的旁边，手指却在一点点快速地后退，直到切完。母亲从一侧拾起上面几层的面条，拿在手里一抖，再用左手攥几下，柔韧细长的面条就放在了盖帘上。煮熟的面条透着面香，母亲把切碎的香椿用面汤烫过，香椿变得绿如翡翠，往捞出的面条里浇上煮好的自己晒制的甜面酱，再放上煮好的香椿。这一碗面，让我馋涎欲滴，又不忍下箸。

母亲年轻时擀面条那是一绝，据说有一次，村中有户人家盖房上梁，请来十几个帮工，中午吃炸酱面，由于当时还没有压面机，就请来母亲等几个妇女帮着擀面条。母亲实在，看着那两大盆面粉说:“擀面条用不了这么多人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”别人不信，就在旁边看，母亲和面、揉面，把擀面杖转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快中午时，一把把细长的面条在大笸箩里摆了好几层，别人都说这面条又硬又有劲儿，像鞭梢一样。

母亲故去几年后，那个种有香椿树的院子被弟弟出租给附近工厂的工人，

我无法再去采到香椿芽。前两年的春天，朋友问我是否喜欢吃香椿芽，我一时间竟然禁不住热泪盈眶。朋友告诉我，她有一个大院子，种了好多香椿树。谷雨期间约我去摘香椿芽。我欣然前往，发现那些香椿树长得好高，嫩绿的芽儿在阳光下舒展，新的萌芽呼之欲出，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，自在安宁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。朋友有专门采香椿芽的长杆钩子，我试探几下，取下几个叶片，终是不得要领。朋友微微一笑，取出两个大袋子，笑着对我说:“一早儿就让家人给你摘好了，焯水后可以冷冻。”我惊喜于朋友的贴心，那一年的香椿芽吃到年底都是香气扑鼻。

如今，香椿又绽新芽，我又想到了那些香椿树，回忆的味道铺满了春天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双花浅语

戴燕山 摄

